

阅读副刊精品，请扫描二维码，关注南门口微信公众号。



人间烟火气
尽在南门口

我的老家，在一个叫“固县”的镇下辖的乡间。我常想当然地顾“名”思义，“固县”大概就是“固有之县”吧。每次回老家，内心常会掀起波澜，乃至产生沧桑之感。其间萦绕的核心“意象”，也常蕴藏着历史的“密码”与文化的“记忆”，不时涌动于心间。

如今镇东往西不远的老街，据说是旧时的县址所在，然而我并未在地方志书上核实，不知道是否确实如此。倒是镇北的洋桥，经年累月地横跨淮河支流，包容亲近它的人们，作为镇上一道别样的风景，颇有值得叙说的价值。

“洋桥”是老辈人叫的，大概是比较于古旧的木板桥而命名的。人们曾用“洋”表示外来、现代、漂亮、醒目之意，儿时的记忆中尚有“洋火”“洋碱”“洋油”“洋布”等旧称，现在也还有用“洋娃娃”来表示可爱。其实，“洋桥”一点儿也不“洋”，这道景观在我儿时外观已陈旧，实在算不上美。记得有人说，桥是早年间人民政府号召百姓共建的，并非舶来品，自然也与“洋”无关。

不过还有一说，这得从修桥说起。解放后，人民政府发动群众修桥，虽然那个年代洋货并未充斥市场，但却着痕于人脑，日常生活中见新物、异物总是冠以“洋”而命名。走惯了、见惯了木桥的老辈们，就顺带着给这桥也起了一个洋气的名儿——洋桥。

我们这辈生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人，沿用父辈的叫法，也称它为“洋桥”。

从外观形制来看，洋桥是一座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拱桥，拱肩两旁各有一个小拱门，其用途如同小学语文课文中的赵州桥，一来能减轻桥身重量，二来可增大过洪能力。拱两端垫在坚固的桥墩上，桥墩旁的水深且急，经年累月形成了一方蓝莹莹的深潭。儿时夏天，无论白天晚上，镇上的男人常在那里洗澡，会水的孩子也来戏水。站在岸边，就可以看到湍水冲击着桥墩，拍打出一个个漩涡，急速地往下游流去，仿佛要把人吸进深潭。因此，不会水的我从未去那儿游过。

读初中时，学校离桥很近，早上起床后，无论冬夏，我都要跑到上游河边洗脸。夏天洗澡，我也常同伙伴们走到更上游，远远地看着那桥傲然耸立在小镇剪影的边缘。中学生正处在青春懵懂期，一些早熟的同学常常开玩笑，说晚自习后约女同学在“老地方”见。“老地方”就是指洋桥，极个别男女同学可能会一起在那里数数桥栏杆，问问往哪里，拉拉小手。

洋桥建在镇北，又处在连通各镇的交通要道上，因而被看作是集市的象征。从北边来赶集的人，一到洋桥，就有终于走到了的踏实感。小时候，只要一听到上街赶集，我就兴奋不已。出门走过一片田畴，越过名为“火神庙”的对门山，走三里多路后翻一座两里多的劳动坡，快下坡

洋桥

□黄敦兵（河南）



时，便可以居高从东边远睹数里外的洋桥了。尽管集市尚远，但看到桥后，那街面哄闹的感觉似乎涌到眼前心头，让人不觉加快脚步。

固县镇西边有一个镇叫“吴城镇”，两个镇的镇名有“县”有“城”，但都不是县城，所以当地有个说法叫“固县不是县，吴城不是城”。固县的正街，从我记事起便屡次迁移，大致是从东朝西扩展，小时候常向往的集市中心地带，早已移到西门的寨墙外了。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十年，除了向西铺展到西大岗外，还从南向北倾斜，现在已越过洋桥这道屏障了。在正街的屡次迁移中，洋桥的位置也逐渐从边缘、界限变成中心。20世纪80年代末，桥南北的农田被新建的双凤市场和日渐密集的小高楼占据。镇北的魏岗村，是三国名将魏延的出生地，镇政府已在镇西进入中心地带前的三岔路口为这位大将塑像。而今，塑像周围升级成一个现代化的小型文化广场了。

当然，从我记事起，小镇似乎每年都会唱七天大戏，那是春末夏初农事不太忙时举办的乡镇级联欢会。从起源上看，其应该和鲁迅笔下的“社戏”类似，一般请县豫剧团，或邻县和其他地方来的越调团、曲剧团等，常常是几台大戏，在洋桥下游沿河搭建戏台，相对相邻地“打擂台”比唱腔。后来我识字了，见那大幅标语上，常写的是“物资交流会”。唱大戏时，虽然也有成群的人在戏台边、老寨墙上围观、远听，但主要还是吸引了附近几个乡镇的商贩。他们齐聚摆摊，招揽生意，确实起到了“物资交流”的作用。冰棍儿也从那时起成为时尚零食，一时间镇上还开了一两家冰棒作坊。有一年的物资交流会上，河北边的桥墩上贴了一则广告，印着“电脑算命”四个大字。后来，我才知道那字体

是用点阵式打印机打出来的，许多人都围着看新鲜。算过命的，拿着打印出来的小纸条，十分珍视地边走边看，脸上写满了笑意。

平时洋桥下也很热闹，逢单日赶集，此处就成为牛行的牲口交易场，人们还时常在这里买卖柴炭。至少有三次，我和父亲到洋桥下的牛行参与牲口交易。记得牛行户（牲口交易行中的中介人）神秘，左撮右合，说着暗语、打着手势，不时掰开牛的大嘴巴，点评一下牲口牙齿的老嫩。他们有时背着一方，在袖筒或上衣的大襟里给另一方打手势，小声地说着价码。一场交易下来，往往要费很多周折。有个姓丁的牛行户，喜欢吃牛肉，打得一手好皮鞭。他儿子和我是初中同届，一次抱着一大块带肉牛骨头，啃得衣大襟都油得晃眼。那特有的牛肉味儿，似乎在他身上能停留一整天，校园里老远就能闻到。

印象中，我们家有一头我常放的牛，就是在这洋桥下被卖掉的。读小学的节日里，我是放牛娃，卖掉那头牛，我非常难过，此后一段时间，我常常想起它，背地里还哭过多次。后来，家里又有了新的牲口。渐渐地，对于那头牛，除了水汪汪的大眼睛、长长的睫毛和温厚的眼神外，我似乎什么印象也没有了。现在想想，就像人到中老年对故乡那种渐行渐远渐淡的感觉一样，虽然在泪染后扩了一大片，但最终还是模糊了。

洋桥的新旧故事，当然远不止于此，时不时还会冒出其他的影像来。现在，那里新修了一座大桥，行经时，我又被另一种喧嚣所吞没，完全没有洋桥的旧日之感，真是所谓的“物非人亦非”。

洋桥像一位饱经沧桑的时间老人，静默地立在日渐干枯的河边。不断扩张的小镇，已经把它压缩成一张照片了。

梅花落（外一首）

□郎英（四川）

梅花落了一地
年味还挂在枝头
红纸屑与花瓣
在风里交错飘移

踮起脚尖
生怕踩碎她们的灵魂
一步 两步
回望挥手
每一缕指间的温度
都散在二月的冷里

缓缓碾过车轮

悄悄闭上眼睛
仿佛听见春天
正从那些碎裂的花瓣里
醒来

春夜听雨

檐丝在夜色中弹拨
像一把古老的琴
让风的手指拨弄着音符
所有沉默未出口的话语
都变成歌唱

惊醒草木在黑暗中发芽

瓦片上敲打的节奏
如重温某个章节
述说 逃离 然后封存心底
倾泻的思想也同样不紧不慢

我知道
泥土深处
还有更多细小的生命也参与进来
做着耳朵的体操
加速血管的流淌
欲走进春天敞开的大门